

那是發生在某一年秋初的事情。
我與哥哥，陳賢平一同前往隱密山林中的廢棄遊樂園。
此處雲霧繚繞，氣氛神秘，四面八方都有枯樹林立，陰暗無比，令人不禁打了幾個冷顫。
雖然原本只是來這邊試試膽，沒想到好像已經出不去了。
完蛋。

「喂，陳瑩瑨，到了啦。」阿賢轉頭望向我。
氣氛並無緩和，依舊令人毛骨悚然。

話說，這裡一點遊樂園的歡樂氣息也沒有啊。

「在發什麼呆啦，快點進去啊。」他不耐煩地拉起我的手，拖著我進去。

在兩人踏進大門的那一瞬間，剛剛所見的，那幽暗的一景一物彷彿不曾存在過，整個遊樂園都充斥著與方才截然不同的歡樂的氣氛。

即便還是只有我和阿賢兩人。

「歡迎光臨喔，兩位。」

就在售票亭的方向，女聲傳來，那語氣是如此的溫柔，卻又令人不安。

「.....妳是誰？」我單刀直入地發問。

她笑而不語，眼神甚是嚇人。

「.....要買票嗎？」她突如其來的發問，搞得我和阿賢都一頭霧水。

這邊明明已經廢棄至少十年以上，怎麼會有人？更何況這個傢伙還問我們「要不要買票」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，這讓我們更是疑惑不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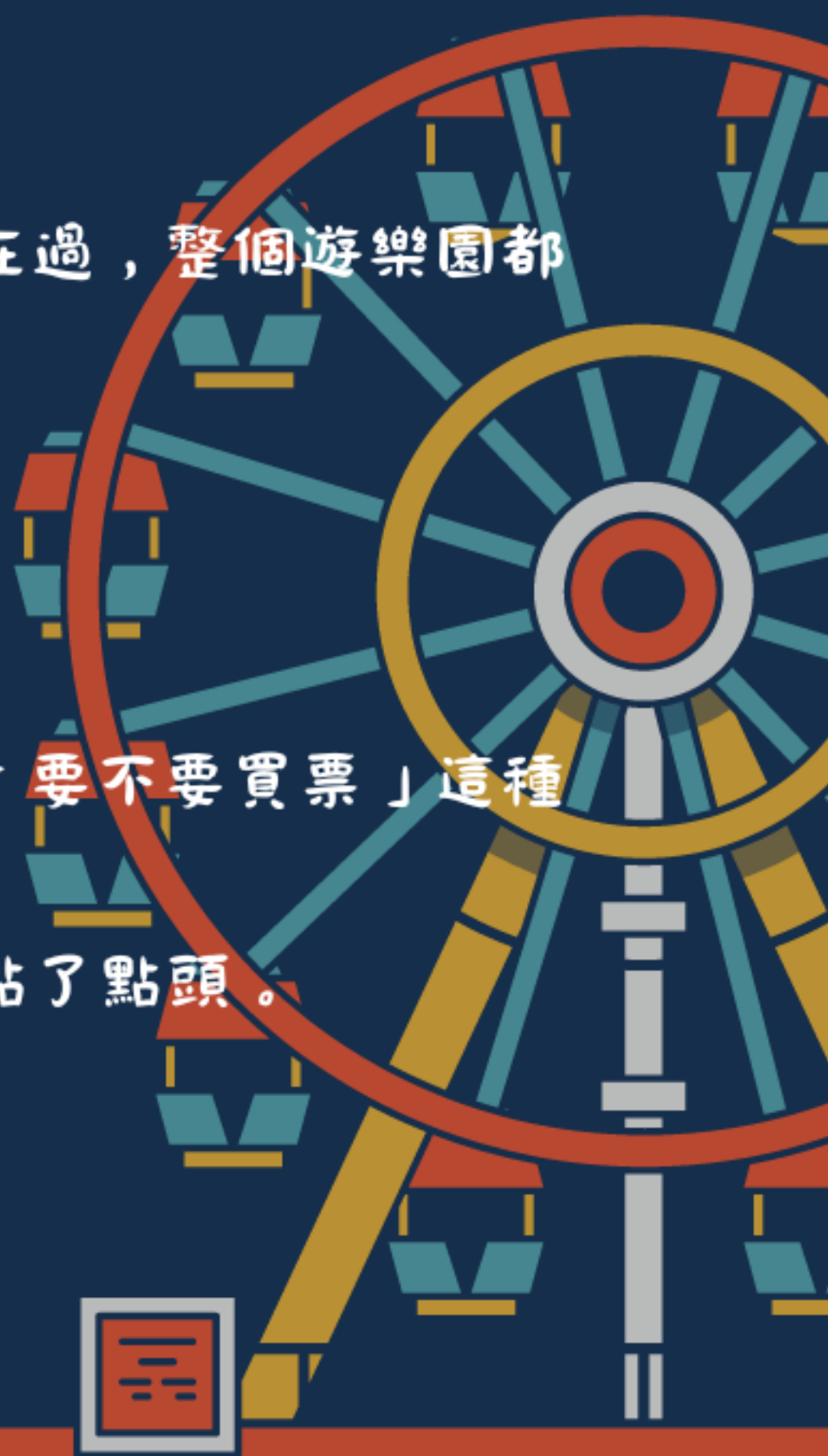
我帶著警覺性，望向阿賢，「要回答她嗎？」我試圖用眼神表達這句話。

他似乎看懂我所要表達的，看了看售票口的女人，又看了看我，隨後輕輕點了點頭。

「.....買了票能幹嘛。」我無奈地問。

她輕輕笑了幾聲，「哈，妳說呢，當然是進去玩囉。」

.....所以說，是可以玩什麼啦。



「要買票嗎。」她再次提出疑問。

我愣了一下。

「要買票嗎。」「要買票嗎。」「要買票嗎。」「要買票嗎。」「要買票嗎。」

眼中沒有一點精神，她只是像機器人一樣的，不斷重複著同一句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不太對勁。

我給了一個眼神，示意阿賢該離開這個詭異的地方了。

感覺再繼續待下去只會更難脫身而已。

他正準備拉起我的手，轉頭逃跑時，數以百計的疣豬圍繞了遊樂園的彩色大門。

每一隻，無一例外，身上皆是鮮血一片，眼睛空洞而無神，甚至和售票口的女人有些許神似。

「抱歉，沒辦法，你們必須買票。」她平靜地說，隨後發狂似地大笑起來，「哇哈哈哈哈哈哈
哈哈哈哈哈！」

逼不得已，阿賢走向那令人懼怕的售票口，我則默默的躲在他身後。

「一套雙人票，好嗎？」她低頭望向抽屜，手中不斷翻動票卷，「情侶票打八折喔。」

我和阿賢對視。

「.....對不起，我是開玩笑的。」

於是乎，待她將票遞給我們，我們便戰戰兢兢地走進遊樂園。

我的手中緊緊握著那看似正常，事實上，可能是死人給我的票，愈覺氣氛詭異。

在離開售票亭的最後一秒，我瞥見那個配戴著「章囂屍」名牌的女人，和疣豬大軍一同化作陣
陣煙霧，就這樣如神隱一般的，消失在眼前。

遊樂園依舊是如此耀眼，如此歡樂，但經歷過剛剛的事件，更凸顯出此處的不對勁。

「要試試看出去嗎？」我輕輕戳了戳阿賢的背。

「沒辦法。只要一出去，疣豬大軍就會像嗑藥一樣圍上來。」他無奈，搖了搖頭。



「出去的唯一辦法，是幫助那十六隻動物解除封印。完成任務就能出去。」章囂屍再次出現在兩人眼前，笑容依舊是那樣的深藏不露。

「.....什麼意思，能解釋得清楚一點嗎？」阿賢眉頭緊皺，表示不解。

「接下來，你們要找到四樣物品：紅蘿蔔、雞腿、高麗菜，和麵包。只要找到這四樣，我就會放你們出去的喔。」像是在和小孩子說話一樣，章囂屍的聲音是如此輕柔，卻又如此令人畏懼，「好嗎？小瑩，小賢？」

「.....可以不要那樣叫我們嗎。」「有點噁心欸。」

「嗚嗚。好吧，接下來，看你們的表現囉。」

章囂屍又神隱了。

事實上，什麼解除封印，什麼紅蘿蔔，我根本聽都聽不懂，幾乎是左耳進，右耳出，有聽沒有懂。

「陳瑩瑩，把你的鑰匙拿出來。」

「.....哈，什麼東西啦。」我疑惑的看著阿賢。

他無奈地嘆了口氣，甩動手中的繩子，尾端牽動著一道耀眼的霧藍色光芒。

仔細看，那是一把與眾不同的藍色鑰匙。

「這是那啥章囂屍給我們的票變成的，檢查一下，妳應該也有。」阿賢指了指我的口袋。

我掏出門票，不出所料，果然變成一把桃紅色的鑰匙。

「這應該能打開什麼門或是籠子。」我進行推測。

「應該是，我也在想這兩把鑰匙能做什么。」

就在我們困惑之時，一道金光閃耀，隱藏在光芒後的籠子映入眼簾。

在籠子裡，不多不少，正是十六隻動物。

該不會，這就是章囂屍說的那十六隻被封印的動物？

「應該就是他們了。」

也許兄妹有著什麼心電感應，阿賢說出了這句話。

